

# 菩薩願力

宏智居士講述  
弟子妙化整理

菩薩是願力所生。原始佛教，羅漢修清淨法，不太承認菩薩法。菩薩是羅漢到佛的位置，再轉折，有佛的願力，稱為菩薩。菩薩沒有辦法直接成佛，因為過去的因未圓，不能像釋迦牟尼佛，因過去的願力、忍辱，現世成佛。觀世音菩薩過去為「正法明如來」，在這個娑婆世界，沒有正法明如來，是他方國的佛，不是在這個賢劫。觀世音菩薩在他方世界已經成佛，到賢劫助釋迦牟尼佛成道，宣揚佛的一切智慧。文殊菩薩也是如此，普賢、大勢至菩薩也都是如此。佛宣說的彌陀，與他自己成佛，是賢劫最主要的兩尊佛，所以一般不是唸阿彌陀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這兩尊佛為最初宣說出來，後來再宣說其他的佛，並沒有具足的佛名、佛位，所以一般只記得阿彌陀佛與釋迦牟尼佛，後來的毘盧遮那佛，或其他的不空成就佛等五方佛，是方便權實說佛存在於這個娑婆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。這幾個菩薩是這兩尊佛

的眷屬。其他菩薩可以是虛擬的，未來如果有一個佛成就了，就有實菩薩。所以在這個賢劫，只知道這兩尊佛旁邊的眷屬：大勢至、文殊、觀音、普賢菩薩。

修菩薩道必須了解這些，既是修菩薩道，是修什麼菩薩，菩薩的本必須了解，「菩薩」是「菩提薩埵」，就是「覺有情」的意思，文殊菩薩：曼殊師利，就是文殊智慧的覺有情；觀音菩薩是慈悲的覺有情；大勢至菩薩是大力量的覺有情。從眾生成就到「覺」的羅漢，從羅漢覺一個「淨」，到成就「覺」。「淨」就是「離」，「羅漢」就是能捨、能殺賊，就是能殺不好的意念。所以羅漢就叫殺賊，菩薩是「覺」。殺賊是殺一切分別善惡的心。菩薩有大能，沒有賊可殺，只有無明可覺。因為賊也是從無明來，無明是因為沒有般若，才造就出賊、或凡、或聖等不同因緣。辟支、聲聞都是因為不覺，才成為辟支、聲聞。

菩薩的緣起就是覺空之義，「覺空」就是有。既覺空之前，就已經是「有」。有什麼？有物，有

心之物，有心中之物，心中外之物，這些都是有。「空」雖然是心中外之物，不見外物見內物，就是「覺」，就是般若。雖有外物，但是不覺外，覺內的物，就離了。離開外物，覺醒內的物。覺醒內的物不就剩下「名」嗎？「名」為已知或電子，電子是實際可以摸得到的。不去見這個物，執這個物，所以有內的名，有「名」還是會執，所以再離，也就是再證見這個「名」，就是般若。凡夫不能離是因為已經有執著，就是所謂的染污，所以不能離。不但不能離，會執物，當然不究竟，一定苦惱、執縛。菩薩「雖有而無」，就是能正見，正見物，見內的物名，再從明心，明「名字」的緣起，就是「心」。「心」非物，但不是絕然離物，所以已經不是物也不是「非物」，剩下什麼？就是覺。「覺」必然有「相」才能覺，全部都沒有相要覺什麼？修菩薩道不是從清淨比丘意開始，先在般若緣起上明白，才不會落二邊。落二邊就不名為菩薩，不是真修菩薩，只是假借菩薩的光、名，行凡夫的心。

「離」與「斷」不同，當不能承擔的時候，

只有斷，其實是不對的。真能離，是「雖有而無」，「斷」是一刀兩斷，從此永不相見，老死不相往來。既已有的，不能斷，用轉、用化。「垢」從何生？垢也是從執生，能離垢即是淨。一念明與不明，就在這裡。「明」就能正合，不明，只是假合。修行為什麼要離？不離「我」，絕對不可能超越，不可能見到原點。既學菩薩沒有男女相、老少相，只有因緣俱不俱足。不俱足因緣，學菩薩道也只能在名與物上起起落落。如果沒有成佛的心願，菩薩還是菩薩，永遠不可能知佛。有些菩薩要成佛，有些不成佛，只要成就菩薩願。不是永遠不成佛，是未行滿願，誓不成佛，沒有執著要成佛。但有些願力是經過這樣，將來必要成佛，不是所有菩薩都不成佛。

「三世一如」就是般若，三世能一如，就是常在法性當中。「三世一如」只是一個譬喻的名詞，也是一種當下的智慧。「過去世」在現世前進，「未來」可以成就，現世可以前進，這樣才是三世一如。學菩薩道是出家「心」，不是出家人，出家人也是人，在家人也是人，學菩薩道是出家的

心。「出家心」含世間，出家人是離開「人」的家。如果修行人不明出家的心，永遠都是在家人。在家人就有大小心、大小物、大小煩惱。如果沒有出家心，菩薩也只是假借的名詞。所以學菩薩道重「發心」，還沒有發心沒有關係，但未來必將發菩薩願心，但不是發「我一定要成就，一定要學菩薩道、一定要修行」，這是發誓願，不是發菩提心。菩提心愈大，緣起的量愈高。有些菩薩的「願」，今生今世，下生下世都沒辦法成就，照發。發願不會沒有智慧亂發，如把一切的地球爆掉，菩薩不會有這願。「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都能入法性」，這就是很大的願。如果發「願木柵所有的人都能成就」，太小了。但從緣起，「願」是可以不斷地發的，不怕小，就怕不發。即使發了小願，也可以再發。所以不怕願小，就怕沒願。沒有願就會在自性苦惱當中追逐。最好別人都對你有願，這樣大家都會注意你，你不要對他人有願，這樣才可以得解脫，去哪裡沒人管，這種願是「背光和塵」。是修行人合眾生的願，不是眾生合修行人的願，如此修行，才能真正明菩薩的智慧。

菩薩本身是空名（空的假名），雖是假名，但是緣起的願，因地而發。現在有這個色身、這樣的心識，就是菩薩的因地。如果沒有色身，很難發願，也很難入菩薩緣起。具足因緣的時候，不要否定這個緣起，不要用不具足的心，否定現在已具足的。雖已具足，但也不要拿果位來比。「大家都歡天喜地，為什麼只有我這個菩薩這麼痛苦？」這是自己的心住在一個念上，所以不足。既不足，哪裡能有願？即使有願，也會變異。「之前發的願太大了，把它擦掉」。既已對善知識或對著佛發願，沒有擦掉的道理。只要心想要擦掉，已經犯菩薩戒、佛戒，雖然佛沒有在場，真實的菩薩沒有在場，不是沒有，只是行者見不到而已。即使不小心，發錯了願，但至少發願的時候是真心，可以再發更大的願，不是重發。願不能更換，只能再發願而不是重發願。

「願」是一種見不到的智慧光明，不是世俗的共同業力，共同的業力可以擦掉，世俗有共相、共物，不共相、不共物，就產生不了律法。既產生不了律法，就沒有辦法具足。即使具足，也會

變成不具足。世俗沒有真理、真心可言。出世法也談不上什麼真心，有願心才是真正的「真心」。不要在世間講真，應該在出世的心講真，這樣才不會流於物。因為出世法沒有對應，沒有物可取，只有心可成。世俗很難承諾，例如「我精神上永遠支持你」，事後問他「你不是精神上永遠支持我嗎？」，「對，可是我現在精神不濟」。沒有真心，永遠有理由。發願都不能講理由，只能講願，沒有做到沒有關係，再做，不死不休，死了才能休。其實是死都還不能休，菩薩已經離開生死，所以生死都不休，那這種願怎麼會不達成？怎麼不會有真心？

所以不要在世俗上執著，可以在出世上稍為正執，那不是執著，出世沒有執著，只有正確的執持。能「執」不會有「著」，有「著」就有一法可得，一法有「實在法」，才能著。沒有一法是實在的，怎麼著？「執持」就是信受奉行，也就是「正執」。能正執當然必須有善知識可以依止，所以一定要有正法因緣才能正執，沒有正法因緣，不可能正執。菩薩法的因緣不可思議，不是沒有

發願、沒有修行的人可以了解，一般人不能知。除了大阿羅漢，快要得無生忍，連「羅漢」都是「名」，才可能知菩薩法，真的羅漢沒有辦法信受菩薩法。

「相」必須有「心」，「心」要有「慧」，心很抽象，所以要有因地的「慧」。行者必須知因地修什麼菩薩，菩薩從初地到十地，只要聽聞菩薩法，都應該有「初歡喜地」。初歡喜地必須有一個限量，曾經鼻息停過（息住），就是曾經在入定的時候，沒有呼吸。怎麼知道入定的時候有沒有呼吸？當出定的時後要吸一口很大的氣，差一點吸不到氣，就是息住，就有初歡喜地的限量。如果沒有停息，可能有「離垢地」，按生理條件，必須脈停過，也可能沒有脈停過，但是具離垢地的限量，有方便實際的法力，能明因。所以雖然沒有實際的脈停，但是能離垢。「離垢」是菩薩能見垢因，見緣起，所以因地具有離垢地的限量（不是果地）。

「心正」，語就能正，行為漸漸正。心還沒有



完全正，語言不能正。語道不出什麼法，心也不可能知什麼法。可能聞過，道不出，即使道出，也不明，相對一樣不正心。這不是要誰來見證，在共法裡自然見證。有正心求正法，才能求師印證，物與心融合產生正知、正見。要不然都不是正知見。求師印證的時候已經有願心，心是大的。學法要能知本心，雖然還不到本，但是要相續入法，才能慢慢知本、正見本。沒有入定，不要一直太自我要求，愈想愈不能入定，愈不會有智慧。智慧不是說有就有，必須要入心。有時候自己入定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自己有智慧自己也還不知道。等到有因緣的時候，才知道已經有少許智慧。當知道有少許智慧，就不會誇嘴，會自動閉嘴，該開口的時候才會開口，不覺得要開口的時候自動閉嘴。

菩薩要知其因，眾生覺得不好，未必不好，眾生覺得好的，也不見得一定是好的。應依眾生共同的利益，不是行者一個人可以獨裁。菩薩是轉世的智者，不是轉世輪王，所以不能拿起指揮棒來指揮，只能拿智慧棒去調御，不是指揮。指

揮不了人，可是可以調御人心。所以行者自然有莊嚴心、莊嚴相，一般世俗人不太講莊嚴，如果某影星長得很莊嚴就不用演戲了，世俗不太有莊嚴的名，更不會有莊嚴的心。名雖然不重要，但它是「心」的緣起。

有智慧、莊嚴以後，才有平等。心有願，就必須有承受，在平等法上，就是沒有實在的一種念，但不是沒有實在的一種法，因為有實在的相，就有實在的規矩、軌則、戒法。佛畢竟是慈悲的，菩薩也是慈悲的，只要合於眾，不會太要求，不合眾必然需要要求。自心需要先問，不問他、先問自。既是受法、聞法，一定有自性法。自性能受，自性才能產生空有不二，才能調御「性」。在不太能順暢的時候，可以調御。順暢的時候，更能化他、助他、增上。有餘，就能化他。無欠缺，能增長、增上，這是最緣起、最根本的，一點都不難。難就難在自勝，自己不能勝任自己，老是他勝，老是用一個實在的法則控制自己或壓抑自己，都不是智慧法。師只能制約弟子的心，教授心的根本，稍有一些身行的建議或調御，即使或

觀、或想，也都只是建議，不是絕對必然的。明白這個，才能進入時間。

命令是必然存在於空間裡面，實在的東西都是在空間裡，既然有空間，就有「名相」、「別相」，有個別相必然有分別。在時間裡面，雖然不離開世間的空間，但不會硬生生地分別，執取現世因緣，因緣過了（即時間是沒有恆定的），就是小段圓滿。還沒有大圓滿，所以還是在行進，所以「過了」不是百了或了了，永遠不會「了」，願未成，還未到果，所以永遠不會了。小段「了」就是不在分段生死（這一生）裡面。從粗相的生、老、病、痛，沒有辦法超越神鬼，眾仙、眾神、眾鬼都在分段生死。在變異生死中沒有神鬼，只有識，一切未了識，不能就心。所以萬法唯識，「識」生各種相，鬼有鬼相、鬼識，神有神識，仙有仙的意識。識別不同，幻化性也就不同，幻化因也不同，當然「趣」向不同，「趣」就是六道輪迴的眾生。

法性是空，有願心才能化，有慈悲心才能化

渡一切的緣起，「化生」是「轉化而生」，「化」是以智慧轉化，不是神通變化，要能知本才能明一切的相，不管是具體顯教的義理與密法具體的佛相，都是從因地眾生的心識能力而幻化出來的。密法在印度、西藏、中國，因為中國的義理較強，所以不需要觀想具體的佛相。西藏、印度沒有高度的義理文明、倫理文明，所以需要用具體的圖相來告知。「密」是具相的，「顯」是抽象的。什麼是抽象的？要是不明白抽象，就只是部分，說不清楚。真正的抽象是明白的，一下子沒有辦法道出的。學法的人當然知道，五官是從心出，是具相的，沒有法的相應，見不到心念、執著念，五官就變得很抽象。

佛會變魔，一定是假佛，修到辟支佛，起薩迦見，才會變魔。如果依菩薩位修，不會入魔。只有不是菩薩，外辟一支、自己假認、因緣而覺、不靠善知識而覺的辟支佛才會入魔。這都是獨影境、帶質境、薩迦見才會變成辟支佛。辟支佛不是佛，是二乘：聲聞、緣覺。「緣覺」不是「圓滿而覺」，是自緣而覺，自言其說。辟支佛就是羅漢

之上，自認為有智慧，如看到山上有煙，就認為山上有火的都是辟支佛，因上見果，果上見因。辟支佛是在識上自證證分，自己自證，不經由他，也不經由眾（就是諸佛菩薩）的印證，不是證自證分。「自證分」是信受之後，認為理是清，沒有再自證，「證自」是「從他」才能證，這是唯識的因明，一般人可能不是很了解，到了薩迦見、辟支佛見不知道。人無我、法無我、人空、我空、法不空就是二乘。

大乘是菩薩，二乘是聲聞、緣覺、羅漢、辟支佛。既已在菩薩道上，不應有辟支佛的現象、觀念，但在過程上會有這些念頭。這些念頭不應有，常在法性，不會流於辟支的因緣。會有這些念頭都是「自」，因自執法有之身。「薩迦見」就是身執。在法上執身，再執這個見，稱為見執法。薩迦見就是「見執法」。阿惟越致菩薩就是六地「因上菩薩」，阿惟越致就是不退轉菩薩，心已經不退轉，不退轉之後，能應眾生，所以手巧，心識細，自然有工巧能力。即使過去沒有學過，一見就會，有些天才不是真天才，是過去有這個因，所以能

很快地投入、喜悅，一直不斷地練習，就會了。但是必須俱足法性之後，才能稱為阿惟越致菩薩，一般人不能稱這個名，只能說是過去的福報。

修行菩薩是從智慧的因緣，不是從原始佛教比丘清淨因緣：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。菩薩超越有為、無為，在智慧上。智慧好像也是「此有故彼有」、「此滅故彼滅」，這是在因緣，共三界眾生、六道般若，不是僅只在原始清淨上「此有故彼有」的緣起法。小乘雖然含有菩薩智慧因，但不具備大乘。所以在阿含經，對於色法也有提到空：見「色」，不見色是我，而見色是我「所」。不見色是我所，只見色「在我」。不見色在我，而見「我在」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此。

這「四相」要破斥，「不見色是我」就是不在身執上，因為我已經存在，已被生下來，所以色是我所，「我所」已經接近意識，「所」也不見，因為「我在」這個因緣裡，媽媽生我，「我在」在這個因緣裡，是必然的，「我在」也破斥了。

從緣起破這四相，才到菩薩的四斷，金剛經

的四句偈，就是這四相，禪宗公案的「離四相，絕百非，試道一句來」，就是離這四句，與我道一句法性來。沒有智慧，絕對說不出來，可能連「四相」都不知道，也可能錯把金剛經的四句偈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當成四相，那是四句偈，不是「四相」，四相是指人、我、眾生、壽者。小四相就是前面提到的：色、所、我在、在我。

還不能正之前，要共合，不能執，一執就會離心，不會向心，孤鳥慢飛，大家一起飛，就可以很快飛，偏要孤鳥獨飛，不知自己的能力、因緣。菩薩要明因，知果，不是果報。「明因、知果」，果不生，既不生果，就不會執著果報。能空才能廣化，不空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塞住了，不能廣化。念頭甚深不可思議，不能了知眾生的無明緣起，怎麼也證不了，真不了。「真」沒有辦法用言語說，只能譬喻說、因緣說、方便說、不得已說說。因為「不得已」、「方便」，它還是有方便究竟說。所以不是都「對」不到，還沒有願力，怎麼對也對不到。有願力，比較能對到「真心」。

本來學法只能有一個心，修行要交心，但自己又多了一個小塊心——就是「我執」。隨著法因緣去思維、觀察，不停留，只能「受」之後相續，不要有想或見的後續，這樣才能真正「相應」。講者就是聽者，講者認真聽，聽者就是說者。說者因為細心聽一切無明的心聲，所以能說。聽者就是要說，也就是表露自己的無明、蔭界處，這樣才是說者，「說」才能成長。觀想或念佛，都是一種說，無明念起不駐足，念念遷流，才能明白過去無明不是究竟，執著自身不能聽。菩薩要善諦聽。念頭不正，隨物遷，就是賊。

內心有法性莊嚴，才不會流於慢心，「慢心」就是不正見，內沒有莊嚴心，外不會有莊嚴相。智慧海是心，智慧不等於「心」，智慧是因，「海」是果，是譬喻三千大千世界，華藏海是整個虛空，三千大千世界的虛空，稱為海，不是像海水的海。「華藏」，「華」就是「法」，「藏」就是「因」、「識」，「華藏」就是「法藏」，「華藏海」就是「智慧海」，就是華藏世界。一般說，華藏海有一大朵蓮花拖著，是一個虛擬的因，這是密因才如此說，顯教



沒有說這個，為了不落入圖騰相，所以不說。密法是進入圖像，了解圖像。但圖像不是本，是緣、指引、過程。

菩薩沒有究竟、不究竟，在轉化無明的時候，以究竟與不究竟來勉勵自己，或為了良善的化他，「你這樣究竟嗎？」。這是對話，對話只是緣起，方便究竟都是在「緣」、「過程」上。知一個因，一切的緣都是究竟，都不是究竟。學菩薩道是隨著因緣，盡形壽、盡未來際，就是願力，不問能不能做到。心地不能說有，也不能說無，不落二邊。隨正法因緣，說有說無都是落二邊，都是錯。只有不斷明因，行菩提行，合菩薩法，沒有「我」字，都在智慧的假語句，都是聞聲、句聲、語聲，就是以這個聞，聞就是意思，再由這個語句，叫句聲，沒有特別定位我、你、他，方便說眾生的他，自是我，對立是你，才不會被一切因緣轉。三性：依他起性、遍計執性、圓成實性就是你、我、他。依他起性是「你」，遍計執性是「他」，圓成實性是「我」，轉這三性到「轉識成智」，成為智慧：成所作智、妙觀察智、大圓體

性智。不懂的時候，都是烏鴉學語而已。

